

踪劄
啓辭

谿谷集
九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九

疏劄十四首

司憲府劄

伏以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臺閣目見上天疾威災害並至生民將盡國家貼危而不能竭忠規進謹言裨補 聖德襍塞天譴伏奉七月二十六日教旨令中外臣民各陳闕失臣等可言不言而殿下道之使言若復泯嘿是重負 殿下而死有餘罪矣茲敢覩縷瞽說仰塞 明旨夫君道有體用修已安民而已人君以眇然一身處億兆之上

而為之表準故其存乎我者必極其正而後可以
責人之不正極其公而後可以責人之不公極其
誠而後可以責人之不誠洪範所謂建極是也然
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有學焉而已矣帝王之學雖
與韋布不同然其立志欲真切窮理欲精密踐履
欲篤實則無以異也譬之農事立志猶下種也窮
理猶耘苗也踐履猶收實也三者廢其一農不成
矣人君之為學可謂難矣內則有衆欲之交攻外
則有萬務之沓至其心易以撓奪其事難以專一
講劘啓沃之益只在於經筵於是怠焉無可幾矣

臣等竊聞 世宗 成宗及 宣廟初載既日三
御筵矣又有夜對又有不時召對數接儒臣孜孜
講問蓋有學如不及之勤矣故 聖學成就治效
熙明非後世之所及也 殿下自即祚之初開筵
講學不能如 祖宗故事至于近日漸就稀闊
臨筵之際務尚簡默未嘗從容咨叩筵臣備禮講
讀抱卷而退 輟講還內則所與處者非宮妾則
宦侍也操舍敬肆之實外臣又無因而知也如是
而欲望進德修業追踵古先哲王無乃已踈乎然
求其病源則都在於 聖志之不立志不立則學

不進學不進則德不成德不成則其發於心術措
之政令者舉皆偏倚繆戾不得其中正天心之不
享乖氣之致災未必不由於此也 殿下若能翻
然改喙奮然發憤以聖賢為必可學三代為必可
至數御經筵專精研究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推之
於事持之以不息行之以誠實如是則德安有不
成而治安有不興者乎甚矣古昔聖王之樂聞箴
規也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下有官師之典倚几有
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
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朦不失誦而猶懼其未

也又有進善之旌訕謗之木蓋無時無處而無謹
言也是故下無隱情上無過舉明王之治皆是物
也伏覩 殿下聖質聰明恭儉過獨於聽納之
道未盡恢廓之量 臨御六年以來進言之臣屢
被嚴教或有 特命補外者或有棄置不用者其
幸而免此者亦不過汎辭優容而已未見有虛心
採納用其言而行其畫者也夫進言者之所言未
必皆盡善也然其職則皆言地也其言則皆逆耳
也 殿下非唯不用其言甚或抉摘而文致之以
此羣臣沮喪以言為諱公卿大臣處尊顯之位者

莫不惡骨鯁而喜軟熟此豈非上行而下效者乎
嗚呼此豈國家之福而清朝之義事哉乃者
殿下祇畏天威特下求言責已之教十行絲綸
可寧惻怛遠近聞之孰不感發然而浮薄之徒或
有竊議以為文具者蓋以殿下平日不能無厭
言之病故言出而誠不孚於人也自旬月以來應
旨陳言者亦非一二其中未必無可採擇者未知
殿下用何言而行某事祛其弊耶求之而不言則
責在下言之而不用則責在上畢竟所言所用止
於是而已則雖謂之歸於文具可也豈不大可恨

者乎伏願 殿下虛心察理翕受敷施凡其言之
可取者一一採用不俟終日而前後以言事被貶
者悉皆收召置之言責之地則遠近風動朝野吐
氣皆知求言之舉出於應天之實人心悅服天怒
可迴矣噫懋學所以修之於內聽言所以取之於
外表裏相須無非修己之要此非臣等之臆說皆
聖賢明訓布在方冊者也若乃安民之事其自極
繁非可以一二舉然其要在於損上益下而已國
家不幸纔經兵禍旋遭凶飢廟堂之籌畫度支之
講求何嘗不以此為務也然而實惠未究人心不

服者蓋以 殿下之心未能純於公而或以私撓
之也何以言之自比年來臺閣論宮家魚鹽而
殿下不聽草野陳內需弊端而 殿下不用至於
暫借蘆田以補西餉變通斜付以資賑饑則其勢
誠急而其事不容已也 殿下皆不許焉唯聞內
需文書旁午州縣推討奴婢折受田塲者往往有
之有司之所裁減不過衛卒之廩食與勲冑之世
祿耳如是而尚可謂損上而益下乎民雖至愚亦
有至神者存焉君上舉措萬目俱瞻有其言而無
其事民不信也有其事而無其心民不服也况

殿下徒有其言而已內無實心外無實事雖欲得
民之信服何可得也經稱民之父母又曰如保赤
子父母之於赤子見其將陷水火而猶復恡其私
財不思所以亟救之乎天譴已極則天命之不絕
未可知也民怨日甚則民心之不離未可知也言
至於此不覺膽寒臣等謂宜斷自 聖衷將前後
廟堂臺閣及近日言者所陳事關內需司諸官家
者商量輕重一一施行然後令大臣度支徧細講
究凡可以損上益下而有補於軍民之政者次第
舉行無如向來舉小遺大有名無實之為則其於

誠小民祈天命之道庶乎其可幾矣意今之時事
可言者多臣等竊意其大者不出於茲數者伏惟
聖明留神察納焉取 進止

論羅萬甲不宜遠竄劄

伏以伏見昨日 俗忘記羅萬甲不思後改專主
時論是非通塞唯意所欲削職遠竄者臣看来驕
憍不料 聖明之世有如許舉措也竊念 聖教
中專主時論等三語乃是權奸專國如曩日三昌
者之所為人臣苟有是事雖加以放流竄殛之典
未為過也今乃以是為萬甲之罪案竊恐 天日

之明有所未燭於臣下之情狀也臣請言萬甲之
為人萬甲虛懷好善素有行誼廢朝時處身極有
可觀故儕流頗取其長處然其性鷔不解事氣浮
不擇言病痛如是雖愛萬甲者亦不以十分完人
待之且渠年少官卑聞望輕微雖欲主張時論孰
肯許之况通塞之柄都在銓曹萬甲身在局外雖
欲干與勢不可得銓官皆地尊望重誰肯聽命於
萬甲而自繫其手足乎不知銓官欲通誰人而為
萬甲所塞欲塞誰人而為萬甲所通臣亦銓官一
家人也果有是事臣豈有不知之理乎至於屋底

私語竊議是非則容或有之以是為罪非但一萬
甲通朝士夫誰能免此大抵 國家用罰必須論
罪的當擬律平允然後人心服若以暗昧無據之
事成人之罪不唯受罪者有冤辭舉朝之士其誰
不自危而自懼一自昏朝斬伐摧傷之後士氣銷
沮人物眇然雖勤勤培植猶恐不足於用若復輕
開荆棘之路橫加之以文罔恐與 聖明安靖朝
廷愛養人材之意或相左也臣聞萬甲有臨年老
母目盲不見物死亡無日母子相離便成永訣察
其情理亦念矜惻渠雖百無善狀然其睜侍紅幄

有年矣以 聖上體下之至仁寧無惻然可憐之
意乎伏願 聖慈恢覆燾之量 特收嚴命不勝
至幸臣至愚極陋受 恩深厚目見朝家有大過
舉而喑無一言是臣上負 君父下負方寸而為
名義之罪人茲敢冒昧萬死進其瞽說無任惶悚
震越之至取 進止

大提學等兼職乞免疏

伏以臣之狗馬賤疾已悉於呈單 聖明亦已洞
燭矣積羸之餘得此風病應試砭灼略無寸效堂
戶之間行動猶艱况望驅策筋骸以供職事乎唯

思屏蟄調息靜竢司命處分而已仍念臣曾以昏
謬之見妄論典禮屢被重臣詎罵臣之罪矣臣實
自知今者朝議已定 縉禮將舉如臣謬妄負犯
者自當顯被 譴訶以示朝家甄別是非之意况
臣無帶文衡等職名乃館閣之長非庶官之比尤
不敢冒沒竊據自取狼狽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
曲察微臣病勢事勢兩難處職之狀將臣無帶大
提學等職名 早賜鑄罷以為保全終始之地公
私幸甚言出血忱不知所裁臣無任戰灼噴越之
至謹昧死以 聞

三
再疏

伏以臣以賤疾日甚不堪供職三單一疏懇乞解
任誠未上格尚 靳恩許是必 聖明謂臣循
例引疾而未察沉痾之實狀也臣雖素抱羸癯猶
得支撐度日自上年冬百疾迭侵元氣頓敗開春
之後乍得一分蘇歇旬日以來又復增劇肩項不
仁之患自是主證而其餘諸證種種難狀飲啖日
減肌肉日消階庭堂戶之間猶不得任意行動自
料病勢決非旬月之所能瘳臣之本職別無公務
若兼帶則無非緊關而文衡之任所係尤重以臣

謏陋雖復專精細素溫繹舊業猶不足以稱職矧
今呻吟床席日以藥餌為命目昏不能看書辭痺
艱於作字神氣憤瞀文思竭涸日用簡牘亦難酬
應况可以提衡藝苑而掌詞命之重乎人臣之罪
莫大於瘠官虛帶華銜寤寐不安伏乞 聖慈曲
垂矜憐將 臣無帶大提學及 經筵史局賓客等
職名亟 賜遄免以便公私不勝至幸

三疏

伏以臣之賤疾沉痾已悉於前後上章 聖鑑必
已洞燭昨者 召命再臨不得祇赴一息猶存豈

敢以病自解違慢之罪實合萬死抑臣疾病之外
復有區區不安於私心者若終泯嘿不言便非事
君無隱之道茲敢冒死一鳴衷曲臣竊觀前史國
有大是非大舉措則事定之後凡異議者例當次
第貶譴如宋朝濮議時韓琦歐陽脩以宰執當國
而呂誨范鎮等皆未免貶降蓋不如是上無以定
朝家之是非下無以明士夫之進退故也臣以蒙
蔽之見妄論典禮臣亦非敢自謂必是但意見如
是不得不爾上 追崇之論者皆以臣為罪首顯
攻隱斥四面而至臣亦受以為過不復辨釋今者

羣議既定大禮將行設或 朝廷寬大不復追咎
既往臣何敢仍據館閣之長晏然若無罪者哉况
臣職帶文柄凡大禮時該用文字必有分及於臣
者夫文詞出於心匠心所不然文豈徒成臣若辭
而不為是廢其職也強而為之是枉其志也廢職
則不恪枉志則不直不恪不直何以事君今臣解
職則事事便安居職則節節乖宜雖微疾病猶難
仍冒矧此痼疾嬰纏已到難醫之域精神筋力俱
難自強而又重之以慢 命之罪戾乎伏惟令生
之屬均囿於 天地父母包容生育之中雖在一

物之微若使顛頓狼狽喪失其所性寧不為大化
之虧缺乎伏乞 聖慈曲垂體諒將臣本職及兼
帶並許鑄免以便公私不勝至幸臣無任戰灼隕
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行大司成乞免疏

伏以臣於上年秋間舊患血疾重發沉綿數月冬
初仍遭祖母之喪病勢轉劇屢臻危篤至歲末幸
得少蘇而元氣漸敗已甚肌肉消瘦形貌換脫精
神憤耗言語蹇澁委身床席不得履戶外一步地
眠食便溲不出一室之內自分永成癱疾坐俟溘

盡而已頃者 國有大慶 王世子既加元服旋
膺 冊命凡在臣僚莫不駭奔班行瞻望 耿光
而臣蟄伏私室未遑百僚之後兢兢蹶蹶若負罪
戾不料今茲遽叨 新命竊念國子之長為多士
師表若非宿儒重望難以稱職如臣蒙學空疎最
出人下雖非病廢亦難冒居况今沉痾在身萬無
可堪供職之理雖欲強顏就列何可得也臣之疾
勢輕重太醫諸人實所稔悉非敢一毫飾辭備禮
遜避者也伏乞 聖慈曲諒危悃亟 許遘免以
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

以聞

行副提學辭免疏

伏以臣痼疾在身力不能任職事呈單乞免實出
衷赤 聖鑑不諒迺有還出之 命是必以臣之
呈病為若託辭自便者也區區忱悃不能上孚於
君父臣誠不勝惶閔之至臣之疾勢苦重非獨同
朝盡知之太醫諸官實皆備悉而深憂者也不然
當此中外殷憂之際何敢萌一日偷安之計以負
聖明不世之恩渥哉抑臣疾病之外又有難出之
義 天威不遠咫尺詎敢有所隱情臣聞館中故

事未經館職者不得行長官之任蓋所以重其職
而不敢驟居也臣之駑劣百無可堪至於 經幄
近地實未嘗一日叨忝况此長官是何等責任而
乃敢破例冒處乎疾疢之沉痾既如此式例之妨
限又如彼環顧蹶躅不知所為伏願 聖慈曲諒
危懇亟許鑄免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無任激切
祈望之至謹昧死以 聞

禮判辭免劄

伏以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此人臣立朝事君不易之定義也臣

誠庸陋然其區區一心恒恐虧缺名義喪其平生
之所守頃者忝長言地屬朝家有議禮之舉臣
竊不自料其僭妄考據禮傳作為文字蘄以上格
天衷而劄上留中竟無一語發落是殿下以
臣言為不足采而臣之不得其言之狀著矣分當
斂迹散地猶省尤悔之不暇不意今者又蒙宗伯
之除夫宗伯禮官之長也况今方論大禮大臣三
司皆言其不可而殿下不從國家典禮無不
關由該曹而臣之意見延庭亦聖明之所已洞
悉也臣既不能改其迷惑之具若復心事相違而

備勉在職則是不得其職而猶不去也進退無據
公私狼狽伏乞 聖慈諒臣決難處職之義亟
命鑄改以授可堪之人不勝至幸臣無任危迫戰
灼之至取 進止

論國書曲折乞適文衡劄

伏以臣久抱沉痾屏伏私室晚回文書撰出事得
見勾管所 啓辭則骨者以 國書中攘奪馬畜
等語見詰而勾管宰臣不能據事明辨且不察
國書措辭皆出於廟堂 啓下之語而經歸咎於
撰書者已涉未安既而又聞勾管宰臣外間說話

則又若以攘奪等語為臣率意撰出者然臣尤不
勝竦然驚訝之至近來事大交鄰文書雖多出於
臣手然其命意大旨皆經廟堂勘定 啓下然後
臣始敢下語唯其間閒漫語是臣自任覲縷者耳
今年四月十六日備局 啓請以開市陳弊事修
國書以附秋信之行而 啓辭中有曰或抑勒定
價或劫奪馬匹云故臣之所撰悉據此文且備局
此 啓亦非無所據也皆憑西來馳 啓蓋灣上
開市時胡人劫奪馬牛數十頭臨行只給些少價
銀以為防口之地今與骨者相詰時宜言開市者

卷之九
三

各隨情願平價交易之謂也曩者金人不待本主肯許而奪取數十馬生終雖略與價直其初則便是攘奪耳 國書所云未為不可彼雖桀黠必無辭以對矣今乃不然只以定價太約為彼之咎措語失實引為己曲無乃未之思耶况彼雖夷狄亦豈不知 國書之必出於朝廷也今徒以撰書者為咎而不念厥咎之竟歸於朝廷何其謬也即千金差已去此事言之無益但論者不知應對之失辭而成歸咎於 國書臣之褊心竊懷憤慨敢此略陳曲折仍念自古鄰國交際所重者詞命草創

潤色著於聖訓如臣空踈昏謬本不當忝竊非據
以誤國事况臣痼疾復發沉綿床席深恐察職之
無期伏乞 聖慈曲垂矜憐將臣兼帶大提學丞
許鑄改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吏判辭免劄

伏以臣之賤疾沉痼不堪供職之狀已悉於前後
辭單而區區悃悃猶有未盡陳暴茲敢冒死一疏
冀蒙 垂察焉臣以癘孱廢錮之餘幸際風雲十
年之中躡躋通顯厯觀在朝諸臣陞擢之驟未有
如臣比者夫寵利太過則僞充自至涯分已溢則

釁殃必隨此理勢之常也况臣身抱沉痾與死為鄰揆分內省不寒自栗唯思斂迹自守優游散地以持殘福而保餘齒此素志之蓄積者也文衡之任無甚煩劇猶患精力之難湛恒擬控免而未果豈料銓宰之命出於夢想之外驚頑愴恍若墮煙霧中吁是職也何為而再加於臣身哉臣昔歲忝叨已著罔功况今時事又與昔異朝著益以橫瀆士論益以渙散正如萬斛之舟無人操施而蕩漾平驚波駭浪之中於斯之時雖使宿望重德當之尚恐未易收拾而鎮靖之况以臣之駕劣庸踈

百無可堪者乎微軀之顛沛有不足道其如壞國
事而孤 上息河哉伏乞 聖明俯察丹悃 亟
許鑄改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吏叅乞遶再疏

伏以臣以狗馬賤疾再煩 天聽瀆冒之罪萬殞
猶輕臣之痼疾委篤舉朝之所共知 聖明猶靳
許遶者必以為引疾丐閑朝士之常事稍加調理
旋應察職不欲遽允所請也願臣則實有異於是
者苟有一分可強之氣力 君命臨門牢坐不起
此豈臣子所敢安於心乎當此中外多事之日方

伯之曠官政事之命下已多日矣加以臺諫新缺而緣銓官有故尚未為政此誠近所未有之異事也第臣危懼之證有加無減試自強力欲起還外旬月之內決難差歇銓部重地豈臣養病之所分所不安則晷刻不可冒居事有不便則恩命亦難祗承伏乞 聖慈 曲加體諒 亟命鑄改以便公私臣無任激切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大提學辭免劄子

伏以臣謏陋懵學百不如人往歲過蒙 殊渥擢長文苑此豈臣之所可堪者而臣不敢固拒 恩

肯強顏冒居人器不稱災青踵至此臣負息瘵官
已試之迹也收召以來益自斂縮每蒙 恩除休
然有循墻走避之意不謂文衡之 命又及於夢
想之外撫躬省頽精爽震越夫主文之重 聖明
夫豈輕視而臣之不材亦臣心之所自知也假令
當世都無一人可膺此選者臣猶不當再叨况今
高才宿望文學兼優掌詞翰之任當次補之地者
自有其人而乃令如臣無狀已經顛躓者越序而
據其右乎在 聖朝未免謬舉之僣於徵臣亦有
匪據之惧授受一失關係非細伏願 聖慈諒臣

危忱 特許改命回授賢能公私幸甚臣無任崩

迫懇祈之至取 進上

辭免再劄

伏以臣瀝血籲 天斷免蚊負誠意淺薄未蒙

准許五情爽惑不知所出夫授官控辭士夫常禮

臣之乞免實異於是文衡之任主一代之文盟必

須學問該洽詞華瞻敏然後可以增飾 王猷振

發文風故自 祖宗以來重其任而難其選一有

匪人而冒據則不唯自取嗤點抑且上累 朝政

非細事也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才性鈍滯

學識空踈六經子史凡需流應讀之書多有目所
未闕者著述之際思致淹溢每當副急之用窘束
百端前者忝叨此任力辭不獲彼其之謂四面而
至至今思之惶愧欲死且臣自數年來疾病沉綿
神氣益耗舊日些少所記遺忘殆盡操筆締思兀
若枯井自分永作懶廢之人豈可復玷文苑虛帶
華銜以重取瘵曠之罪乎况今卿宰之列儲養之
彥宿望鷹才本不乏人舉而授之無非勝於臣者
而臣以眇然後生昏塞鹵莽之資乃獨凌躐而再
竊焉竊恐四方之士有以議朝家之失舉也此

臣之所以憂懼悶蹙再呼而不知止者也伏願
聖慈亟允所辭以幸公私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取進止

三 辭免三管

伏以臣敢將危懇再瀆 天聽 恩旨旋下獎厲
有加臣雖冥頑寧不感惕第念寸忱不盡便乖無
隱之義茲敢畢吐悃幅仰籲 宸嚴臣嘗讀小雅
之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夫詩人之意豈欲
人飾辭備禮強為虛讓也哉蓋以士之仕也內省
而有匪據之慙外顧而有妨賢之嫌雖欲貪榮冒

進有不可得苟犯斯戒則必害于身而累于國豈不大可惧哉臣之才學短淺不稱其職之狀已盡於前劄 聖鑒亦必洞悉 特以曾經此任不必強辭故假借而 不許改命耳殊不念文衡之任是何等關重一番課授猶足為 聖朝疵累豈容再踵前誤以重損名器也且謂是任為苦也歟臣固不當偏受其苦謂是任為榮也歟臣亦豈敢獨占其榮臣嘗聞長老之言徐居正之典文也首尾十數年久據而不去一時文章之望如金宗直姜希孟名出居正右者皆老死終不得處文衡至今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九

談者以為恨在居正猶然况不及居正萬萬者乎
伏乞 聖慈曲垂體諒 亟許鐫改不勝幸甚取
進止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九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十

疏劄二十八首

大司憲乞遫劄 以下續稿

伏以臣痼疾在身分甘長廢夢寐之外忽叨新
命愴悅驚悸五情爽惑伏想該曹必以乏人之故
備數充擬而 聖明不諒有此謬息臣之悶迫之
狀非尋常呈告所能自盡茲敢冒死籲號冀蒙
憐察臣之所患本是風痺方其證勢苦劇自分朝
暮就木積久醫治自上年秋冬幸得一分生道而
根柢深固差復無期居不得正坐行不得平步形

骸筋骨非復舊時模樣終日委卧若非有事則不能起動加以前月間重患痼疾過用踈散之劑元氣頓敗眠食益減當此勅使來臨國有慶典之日亦不得一容班列雖知分義之虧缺罪戾之重積而計亦無可奈何况可望出供劇任冒慶臺閣乎伏乞聖慈諒臣萬無就職之勢亟賜適免以便公私不勝至幸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取進止

再劄

伏以伏承聖批以調理察職為教臣誠不勝惶

懼悶迫之至所謂調理察職者謂如外感微恙可
於旬日內治療待差者耳臣之得疾于今三歲矣
服藥數百餘貼砭刺灸炳不知幾度僅得一分生
道自得生道之後已過五六朔而亦無漸次差復
之勢一掾沉綿長在伏枕之中前頭未知又經幾
日月更得一分勝前之效也以此自分長作屏蟄
之人以待造物處分而已目今 華使在館 祥
祭迫近臣雖至愚亦有一端知覺豈不念引疾乞
解之為未安乎二豎壓身不獲自由臣罪至此萬
殞猶甘風憲之長不比庶官一日曠職所損非細

伏乞 聖慈曲垂憐察 亟許適免不勝萬幸取
進止

大司憲乞適劄

伏以臣之呈告乞適實出於萬不獲已而三度加
由異息橫被臣誠惶悶不知所出臣之賤疾本是
十分危惡而積久調治幸得少差然其主症未去
行坐不得如意醫官每以再感添重為戒臣亦自
顧氣力決難供職故前後 息除皆未出謝雖緣
事勢使然顧私心之鬱邑悶蹙寔有不可勝言者
矣臣本非高蹈長往之人亦無憂讒畏譏之嫌若

有毫分可堪之勢則何苦一向縮伏有同坏戶之
蟄虫哉如天之福更得一分完復則服勤效職得
盡犬馬之勞此臣區區之至願也伏乞 聖慈曲
垂矜諒並許遶免俾得專意醫藥以全微命不勝
至幸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取 進止

工判知經筵辭免劄

工曹判書臣張維伏以臣之抱疾今已五年矣當
初危惡之候自謂萬無生理一兩年後大勢幸得
稍歇而惟是頭項牽引之證一向無減針藥技窮
百治不效行亦作苦坐亦作苦坐則以物拄頤行

則以手擁項四時寒燠不離房櫳之內運動跬步
艱辛萬狀曾於國戚之日亦不得出肅叅班扶曳
匍匐於散官之列知舊見之無不愍憐况當近日
虜情叵測邊鄙將聳聖上惕然振發飭厲臣鄰
雖喑聾跛躄皆思奮起自效而臣身嬰沉痾與死
為鄰瞻天望闕只自傷歎飲泣而已不謂今者
新命游及冬官雖曰閑曹亦有職事不可曠廢至
於經筵則當此厲精開講之日輪替入侍
尤係緊任臣自顧病勢決無供職之望而循例呈
辭又無以自白實狀茲敢冒死籲呼伏乞聖慈

察臣危苦之情將臣新授本兼二職 亟許遄改
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再劄

工曹判書臣張維伏以臣以狗馬賤疾瀆浼 天
聽伏蒙 溫批許遄兼帶 經筵臣誠不勝感幸
之至第以區區悃悃猶有未盡 察納者茲敢冒
死再瀆焉臣竊觀世或有不樂仕宦屢除不就者
其人必是分義踈遠輕於云就者也不然則憂讒
畏譏不安於朝廷而然也臣則異於是世祿之
臣遭遇 聖明攀附鱗翼藏名盟府致身通顯有

同休共戚之義有連茹彙征之便雖有疾病苟非十分沉痾略有分毫支堪之勢則何苦而一向蟄伏自同於棄物哉人無智愚賢不肖誰不願自盡於君親臣一病支離不得瞻闕庭望天顏已五六年矣犬馬猶知戀主臣雖冥頑豈獨無犬馬之誠哉先臣丘墓在江外近地去京只十許里而不得省掃塋域亦已五六年矣時節霜露之感亦人情之所必至廢此二事其餘尚何道哉人身是活物男子是動物鬱久則思暢蟄久則思奮人之情也語曰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臣以未衰之

年嬰纏痼疾身未離床席之上足未踐門巷之外
每見人影纓振鑣翱翔於衢路者則豔羨之極繼
以傷嗟如是而一向蟄伏自同於棄物豈臣之所
欲哉此誠猥瑣之語而方寸所蓄不敢自隱亦恐
聖鑑或未盡燭微情故縷縷至此耳臣之疾病實
狀已悉於前劄不復更贅工曹雖無劇務以臣今
日氣力亦難供職當此艱虞之際豈敢虛帶職名
引日曠官以益重其罪戾乎伏乞 聖慈曲垂憐
察 亟許遄改俾臣專心治療以全餘命庶幾異
日畢效其未盡之志願不勝至幸取 進止

未赴 召命待罪疏

具官云云伏以今日以賓廳會議事 召命臨門

而臣痼疾沉綿委身床席加以暑濕所傷百病交
侵神氣萎蕪飲啖都廢強力欲起昏瞶仆倒終不
得祇赴人臣承召不俟駕而行禮也况近來申明
此義新有勅令而臣負犯至此合被鑄罷之典惶
恐伏地恭俟謹命無任戰灼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賜物辭免劄

新豐君臣張維伏以即者政院下吏來言曰完豐

府院君李曙劄子有一體賜給之 教曰 下阿
多介一部以賜臣維者臣聞 命驚惕愧汗沾背
省顧隕越畢身無地臣於甲戌冬間始忝司僕提
調陳章乞免未蒙 准許而痼疾纏身專廢職務
各司所重者殿寮也而未嘗一參其座况於他事
乎一寺事務皆取決於李曙色吏每以成案循例
來示臣亦循例看過而已律以古人之義難免伐
檀之刺至於牧場畜牛本出於李曙積年料理臣
何嘗與其事也今番請送西路之舉建其議者李
曙也草其 啓者亦李曙也臣則但於 啓草之

乘一番着押而乃與李曙均蒙 賞賜則天下寧
有此理大抵各司之任例有當該之負當該者非
他主管其事者是也有得有失賞罰隨之而不敢
辭者分定故也今者 殿下既有當該提調賜給
之 教而旋回李曙自讓復有 後命不唯微臣
有惶愧不敢當之意揆諸事體萬分未安明主慎
賞嘖笑不苟虛授冒受上下均失臣雖至愚亦嘗
粗聞此義決不敢晏然祇受以傷名義伏乞 聖
明亟命還收以安愚分以全事體不勝幸甚臣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辯謗疏

丁憂前禮曹判書臣張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於病伏垂死
中伏聞頃日有 筵臣 啓言張紳之自盡也入
于其兄家以死外人言紳不死云云臣聞來心骨
震慄五內焚灼不啻人之為言一至此極也夫紳
之就死兄家是果有之以此為罪誠所甘受至於
不死云者此言何自而起耶夫人臣受 君命當
死而乃敢詐死亡命則此其極惡大罪與叛逆無
異使紳誠詐死也此非紳能詐死也使之詐死者

臣也言者雖不指斥臣名臣實無所逃罪臣何敢以草土為解而晏然自如乎茲敢冒死暴其顛末伏惟天地父母哀憐垂察焉紳之出獄就盡也臣自獄中率往同出西小門既出門則當入某人家以死例也臣之亡兄空屋適在不遠之地臣曾聞禁府下人之言則自盡與被刑有異元無一定處所在前扑弘者死於西小門外竒自獻死於關門外外方謫死之人承受傳旨之後或仍死於館解或退死於所寓臣既聞其語且為私情所蔽自念既出西小門則死於他人家與死於同生

家其為死一也以此請于押去官初皆難之臣哀
懇再三然後乃始回意遂入其家以死其死也臣
念罪人之死不當就正廳乃入于行廊房以縊頸
焉金吾郎與典獄官立于戶外以俟之既絕臣請
入檢則金吾郎以為前例所無不肯入唯典獄官
入檢而出當是時不但兩押官監臨遠近觀者填
滿門牆萬目同注設令人心無狀實有叵測之謀
何暇用其計何地行其事哉且紳之將死也自在
獄中過飲燒酒既出獄門迷不省事扶載馬上而
來其自未死至已死凡百區處皆出於臣使紳果

欲詐死非渠所能自辦必待臣同心作為然後乃
可得也臣雖無狀其於君命之不可逃臣節之
不可虧粗所講習豈有一朝頓作悖逆之人况人
之愛其弟孰若愛其身臣亦有自愛之心亦安能
為一弟敢做必貶之事以取他日赤族之禍哉此
言雖若間巷詭訛之說然其初必有造作者矧今
既達天聽則便成朝家一大公案今若曰循掩
覆則流傳寔廣歲月已久之後雖欲辨覆益難為
地豈不為至冤極痛乎臣聞古者國有大疑獄必
使三槐九棘平論其事伏願聖明先以紳之入

死元家之事舉正臣罪然後下臣此疏博詢公卿
叅諸證左考諸公論如以為未是以得實則發紳
塚墓開棺驗屍如紳詐死是實則臣之兄弟闔族
百口皆當伏誅天日照臨豈敢一毫怨尤若事竟
無實則讎言誣人亦有所歸夫然後誣枉可伸而
邦憲得二矣臣既被不測之謗便與連累逆獄無
異人臣分義不容不自明臣無任危迫隕越之至
謹昧死以聞

起復拜相辭免疏

丁憂前禮曹判書臣張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伏見今月十

一日政目以臣起復為議政府右議政者聞 命

震駭五情潰亂竭天踏地罔知攸措臣聞喪紀禮

法之大坊綱常宇宙之棟樑喪紀一壞則禮法廢

綱常斁人不為人而國家之亂亡有不足言矣夫

親喪奪情禮經之所未有後人每以金革不避為

藉口之資所謂金革不避者蓋指身當金革之人

非謂國有金革則人皆可以起復也况於未有金

革之時乎孔子答魯子之問曰昔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聖人

之訓嚴截如此其可犯乎臣積惡在身得罪神理
使八十老母不得終於正命而生不得親啓手足
沒不得早收體骸世之遭親喪者何限然其至痛
窮毒孰有如臣者哉頑命未絕尚存視息覩面人
世為穹壤間一罪人且臣遭亂家敗百事瓦裂尚
未得安厝亡親權埋淺土之中則與不葬無異以
母死未葬之人當疆域無警之日無故起復晏然
自處於百寮之右揆諸人理此果何狀人也如是
而欲以論道經邦之効責於其人不亦謬乎國家
自頃年以來百度皆紊無一可恃所未盡壞者唯

喪紀一節耳今欲併此兩毀絕之為此論者雖謂
之不仁可也然此特以禮義言耳若其人詈不稱
之實殆有甚焉臣庸踈昏拙百事不能如人唯以
文墨小技粗得浮名至於世務實用全不經心故
從前仕宦每當事務稍緊輒為逡巡退步此臣自
知之審不敢強其所不能也矧此台鼎之位夫豈
夢寐所到者乎臣積年沉痾之餘重遭慘禍羸敗
已極百病迭侵委身苦塊自分為朝暮之人設無
他累量此筋力其可出而供職乎大臣之任萬目
具瞻一有疵玷則人心不服名詈便輕非細事也

今臣雖欲忘廉冒恥出受 恩命無論有識之非
議即輿臺走卒皆將暗指而竊罵曰是夫也脫衰
麻罷衣冠揚揚入政事堂做得何事云爾則微臣
名義固不足道獨不為 聖朝之羞辱乎臣情事
迫隘方寸昏亂俯仰慚懼只以隕越自期決無承
命之理伏乞 聖慈曲垂矜察將臣新授職名
亟許改正俾臣得終喪制以全國體以扶喪紀不
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以痛迫之情冒死籲呼伏承 聖批辭旨

卷之三十一

丁寧援引經權 諭道冥迷不啻若慈父之誨子
臣奉讀感咽血淚交集臣雖至愚亦有人心目見
時事之艱虞 聖心之焦勞苟有一毫可出之義
豈敢強辭 恩命自速罪戾哉願以察攷典制酌
量輕重內省方寸外檢筋力反覆孰計不得不出
於此耳臣之決難承命有三說焉傳曰君子不奪
人之親亦不奪其親夫人之所當自盡孰如親喪
一朝釋衰戴弁去凶就吉周旋於衣冠之列而自
同平人則其於人心未死之天為何如哉是故金
革無避之說既不為先聖所取而以張九齡之賢

晚節返復終不免青史之貶錢其義可謂嚴矣往
在壬辰之變李德馨李好閔等皆有奪情之舉然
尚有可諉者讎賊充斥禍迫門庭故也然臣聞李
德馨以兵判在公座為一武弁所譏風未免有慙
色云天理之在人心若是其不可誣况今敵兵之
輟久矣四境之內不聞金革之警與德馨之時又
不相侔則今之為起復之論者未知何所執而為
辭耶古之所謂權者謂其能有所濟而不失於正
也今臣之出於國事決知其萬萬無補而徒為忘
親喪禮冒利貪榮之歸則以此為權不亦謬乎夫

親喪不可奪而強使起之是奪人之親也禮所不許而強起從命則是自奪其親也一舉兩失上下均累且臣終天之痛最甚於他人而寃寃未完淺土纔掩此時起復尤為情禮之所不忍臣之不敢起者一也國亂思相誠如聖教相職之重莫如此時唯其重故擇之不可不慎也臣稟質迂劣本無適用之實虛名自誤叨冒已多從前屢蒙任使略無絲毫稱塞故雖願忠之誠不後於衆人而自知之審恒愧於冒進今若當艱危之會處鼎軸之地臨事潰憤望實俱喪則不但負乘致寇招

害於身家抑將折足覆餗上累於公朝思之已熟
勢有必至故寧受違命之誅於今日不欲負誤
事之罪於異時臣之不敢起者二也臣自五六年
來身纏風疾不得隨叅朝請去冬之變忍死一出
積傷經月仍罹凶禍銜荼茹毒殘命如線自閏月
之末忽得重病幾至死域真元頓耗肌肉如削面
貌幻脫已成鬼形加以脚腿枯細行步無力痰喘
尤重略有運動氣息急促有奄奄垂絕之候此實
朝臣之所同睹醫官之所共知非敢有一語增飾
也設令平人有此病猶無陳力供職之望况臣無

有二不敢如上所陳者乎臣之不敢起者此其三也臣受 恩深重義同休戚未死之前無非晷報之日然若奪其所不忍之情事強其所不逮之氣力牛維馬繫責以職事則匹夫之謹決難自回天地父母不諒人只伏願 聖慈察臣危苦之忱 亟賜允許俾得終守喪制則臣生死衎感隕結為期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三疏

伏以臣泣血緘章再瀆 宸嚴微誠未格 天聽藐然徒 示獎諭之意未察痛迫之懷臣一讀

批旨精爽震越烈火焦中五情迷亂撫心失面罔
知所出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才具迂踈志
趣凡劣懶拙而厭事昏弱而少斲少業鉉槩不省
世務凡朝章國典錢穀甲兵儒者之所當講士夫
之所須知者臣皆昧昧雖尋常職事猶恐其不勝
任况使驟當重任則負乘之譏覆餗之灾理所必
至臣縱不自愛奈辱名兇誤國事何且臣疾病
沉痾已到難醫之域漸滅之期不朝伊夕筋骸精
力萬無供職之理此等實狀略具於前疏而今不
復索言者正以所執之義重在於喪紀故也臣聞

人之處世也內則事親外則事君事親主乎息事
君主乎義息義輕重各有做當然未有不盡於事
親之息而能盡事君之義者也故曰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雖曰一貫
亦豈無表裏源委之分乎人之事親其道非一凡
養生之事皆可以復為者也故儉於前而可以豐
於後失於今日而可以得於他日至於送終之制
一去而不可再追故聖人重之古者臣有大喪則
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遂其私息也宋臣韓琦有
言曰起復非朝家盛事古之君子之論治也必以

厲風敦厚人倫為主其意蓋可見矣今之為奪情
之論者皆曰國事為急私恩不足恤也臣請引古
人已行之的證以明其不然也自古國事之危急
未有如宋室南渡之時也二帝北狩未返中原沒
於羶裘皇輿顛倒僑寓於海隅天下之勢可謂岌
岌殆哉而劉珙者世臣也丁母憂起復為同知樞
密荆襄宣撫使此實將相之任也而珙力辭卒不
承命史臣既特書於策而朱子答珙文亦舉其事
以美之由此觀之前脩制行之確可以想見何嘗
以國事為諉而舉私恩而弁髦之也臣之庸鄙無

狀誠不足以擬珙之萬一然見賢思齊亦愚者之
所當勉也况臣所遭之慘禍與亡親喪事之未完
皆珙之所未有而目今時事雖曰艱虞然比諸南
渡播越則不啻有間矣今臣若蔑禮冒出則將未
免為劉珙之罪人而國家所以使臣以禮之道
亦恐有媿於衰宋也恭惟我 聖上仁孝至性出
於天得位居千乘之尊身執曾閔之行通喪盡禮
高出百王夫已立立人推已及人此固 聖人之
能事也然則一介微臣劄巨痛甚之戚欲報罔極
之情獨不在 聖心推恕錫類之中乎三之多少

情事豈可盡形文字然其難出之義自斲於方寸
匹夫有志偏性難回隕越可期供職無日上下
相持徒以重臣之罪戾而無益於國事伏乞 聖
慈曲垂矜恤亟賜開許無使覆燾之下有抱痛失
所之一物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四疏

伏以臣至痛在中五內焦爛疏章三上辭竭意盡
自謂庶可以小回 天意而溫旨旋下 俞音又
闕至有 遣近侍敦諭之舉臣誠惶恐悶迫罔知
置身之所仍竊自念行身無狀既為所誤於朋友

誠意淺薄又未見憐於君父俯仰慚痛寧欲亟就隕滅而不可得也伏讀聖批有不避金革先國後私之教聖明所以責臣固在於此微臣所聞與此差異臣請冒死而畢其說焉夫金革無避之語既為孔子所不取而劉珙之疏亦曰三年通喪先王曰人情而節文之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為先王之罪人其撻擊之可謂至矣然前代奪情皆籍此為口實則雖非禮經本意然若使今日國中有金革之警如壬辰丁卯時事則臣亦何辭可辨今則不然時勢艱虞則有之矣金革之

事實未之有執此為辭人誰肯信先國後私 聖
教誠然蓋謂人臣之義不先家而後國先身而後
君耳至於君親之分忠孝之道則自當內親而外
君推孝而為忠豈無本末源流之辨古之人權其
輕重去就甚精一有差失足為終身之悔累昔温
嶠絕裾而赴難竟樹中興之績趙苞棄母而擊賊
自盡守土之職雖謂之先國後私可也而皆為先
儒所非反以徐庶之去君從母為得焉則其義不
亦明乎臣罪通天地遭罹酷禍襄事未完尚在淺
土古人所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者殆是為

臣發也况親喪有制只守三年之期 主恩當報
乃是終身之事較量長短便有緩急臣於此際貪
息榮茂典禮釋衰棄杖出就周行曰吾將先國而
後私云則凡有人心者皆將謂臣何如禮坊一壞
不可復完名義一隳不可復立終未免為一箇無
狀底人物而其於 國事了無分寸之效則寧不
為進退無據之歸乎南宋人寸之盛誠非今日所
可擬然原劉珙之本心則只以喪制為重其他非
所念也設令爾時果有乏人之歎其可曰我是賢
才而輕奪親喪乎哉目今人物眇然誠如 聖明

所歎然所患者特乏真才耳如臣等輩何往而不
得願求之不廣耳臣方寸蘊結不能自回屢違
嚴命罪合萬死禍蒙 聖慈哀憐而開許之俾不
為喪失心性之人則 生成之恩隕首難報如以
偃蹇為罪 謹何之及亦所甘心情隘詞蹙不知
所裁唯 聖明之矜察焉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五疏

伏以臣於前日疏中敢將迷滯之見固陋之辭多
費葛藤仰辨 聖諭自知罪犯不遘而 威譴未
加 溫批旋下丁寧反復有若父師之詔諭臣非

木石寧不感惕奉讀再三不覺血淚之霑襟也竊
詳 聖批蓋以扶顛持危四字責厲微臣 敦迫
之舉愈往而愈重乃微臣之不敢承 命者不但
為喪制至重大坊難壞顧於 聖明所責厲者自
視缺然終無萬一之近似冒出之難勢固然也人
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之不才臣所知也請以
已試之實明之臣自癸亥遭適于今十有餘年清
要膺仕靡不踐歷郎署小官則不足道三司長官
銓部長貳此皆國之重任而與聞朝政者也然臣
在三司也有何繩愆糾繆格 王正事之效在銓

部也有何進賢退不肖之效乎不過隨衆進退碌碌充位而已故方其在職之日知舊規責四面而至每以尸素孤思為臣之罪臣亦自知其然而內媿者久矣矧今所授之任益重且大舉職之難百倍於前而加以衰麻之慘厭_三之_八毒之戚嬰其中沉痾之疾纏其身一朝使之擺脫其衰麻忍耐其荼毒扶曳其痾疾抗顏舉頭入據台席而智識不足以燭理才具不足以斷事望實不足以鎮物憎憎憤憤百無可觀唯謗雲集萬口譴譁則未知聖明於此尚可以扶顛持危之責望於臣身

乎誠使臣一番冒出果足以扶顛持危則雖倒行
逆施有不敢辭不然而顛頓狼狽如上新陳則徒
為貪榮犯禮負 恩誤事之人耳此臣之所大懼
也 國家新經大難艱虞溢目 聖心之憂勞固
其所也然興衰撥亂之道自有所在微臣去就何
足係於輕重哉臣下愚不移方寸難回違慢之罪
萬殞猶輕伏乞 聖慈念禮坊之至重矜匹夫之
守志 亟賜開許以幸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
至

伏以伏承 聖批辭旨諄諄至以勿復陳情為
教噫臣之陳情豈得已而不已哉痛迫之情屢訴
于 君父而不見察雖欲泯嘿有不可得一蒙
俞音更何所言竊詳 聖旨非不念喪制之為重
非不知微臣之不稱特以朝宰多故擬卜之人甚
鮮故承乏之選猥及於臣身業有 成命不欲輕
改之也夫人寸日下漸不如古所謂真大臣者今
世誠難其人若素著時望而勝於臣者初未嘗乏
人也 國家誠欲廣進賢之路則老亦可病亦可
微瑕不以掩瑜罷散何難收叙舉而用之不患無

人其與起衰麻之人而強使從政毀喪紀拂人情
來四方之譏議者得失何如哉夫起復非古也唐
宋以來始多有之然每有大官起復則輒惹人言
或詞臣不肯草制或言路上章論列如宋史嵩之
皇明李賢張居正皆當國大臣也及其起復也言
者羣起而攻之雖罪譴相繼而猶不止蓋大臣國
之綱紀也既犯非禮則不但惡歸其身舉措之失
上累朝廷故言事之臣明目張膽必欲糾正其
失者乃為朝廷惜過舉也臣之奪情之論本出於
相臣建白當初聞者莫不駭歎以為大段恠事意

必有公議之發而廟堂覆 啓不敢破其謬臺諫
署經不敢駁其非該曹奉行不敢議其失此無他
蓋以事出於相臣故人皆媿媿雷同知其非而莫
敢言獨有街巷竊議者此真公論之所在而 殿
下無由得聞耳可勝痛哉然此特言人心天理之
不可誣耳若臣之不敢出非獨為人言之可畏也
遘禍徧酷至痛在心母喪權厝情事未伸荼毒餘
生朝夕待盡此時奪情誠有不能自忍者人所不
忍強使行之此豈 聖主體下之道孝理之化乎
臣自聞 命以來悲痛之懷徹于心腑愧怒之色

發於顏頰尋常對人言語恒自垂頭喪氣有若負
罪者然中情慘怛愈往愈甚雖欲勉為通達何可
得也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 亟賜一俞臣
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七疏

伏以臣之瀝血之疏曾已六上矣 聖批久而不
下臣妄意此必 聖上惻然於微臣之情事 留
神熟計以至多日庶幾乎得蒙 恩許矣伏承
聖批尚靳一語之俞徊徨失喙五內如焚詩云毋
也天只不諒人只 殿下之於羣臣亦一天也一

何不諒下情之至此也古者匹夫匹婦一念至到
猶能干精稷感風霜今臣誠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只有內省慚痛而已噫臣之情事尚忍言哉
臣賦命凶釁生十三歲而孤臣母辛勤教育以至
成立緣臣愚妄不善涉世屢觸危機使老母長在
畏約之中及臣遭遇 聖世致身通貴臣母與有
榮光而臣奉養寒薄何嘗小效反哺之誠恒以疾
病沈綿貽其憂念前冬避兵母子分離相携訣別
痛徹心腑至今思之方寸如割旻天不弔大禍荐
至老母不幸已經四五日之久臣弟始入城收尸

而臣則因兵鋒塞路未得奔赴人之遭親喪自是必至之常事然其痛毒慘怛孰有如臣者哉喪亂之餘萬事草草衣衾附身之具奠醑追遠之品皆未備物且不得以時歸葬方在權厝之中夫生不得盡其養沒不得斂其骸祭不得備其物葬不得從其地入子事親之道始終全缺如臣不孝之罪實上通于天矣獨有服喪一節差可自致而臣痼疾羸敗氣力垂盡飭粥之食苦塊之處不能如禮者多矣唯當持衰麻守几筵朝夕饋奠以盡如在之心經營宅兆得遂安厝之計此臣區區之至願

也不料奪情之舉出於意外將使臣脫衰麻而假
飾乎衣冠離几筵而竊位乎巖廊呼唱衢路自同
平人此臣所以傷痛悶迫死不敢承 命者也臣
雖至愚粗識事 君之義以義同休戚之人當

國事艱虞之日特蒙 簡擢 恩數異常 溫旨

五降近臣再臨 注意之切愈往愈勤如使臣有

一分可出之勢何敢屢拒 恩命自絕於 君父

哉臣之痛迫之情已悉於前疏今所云云皆其已

陳者也特情愈迫而語愈煩冀蒙 聖鑑之回照

下古昔帝王屈萬乘之威以伸匹夫之志此正天

地大度所以曲成萬物者而樹風厲世之義實寓於其中矣臣辭竭理盡負罪已多只宜社口跼伏以俟 嚴譴之至而中情迫蹙不能自抑伏乞聖慈哀憐垂察 亟賜允許以幸以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八疏

伏以臣之情勢可謂極狼狽而大可憫矣欲起承恩命乎則巨創在身禮坊難毀貪禁冒利將不免為名教之罪人欲坐守微志乎則 恩數異常批旨懇切牢關固拒亦非分義之所安進退兩難

置身無地方寸之中冰炭交集徐而熟思之則人
之處世也所以守其身者唯有禮義禮莫重於親
喪義莫愆於冒進失此二者何以自立於天壤間
至於誤思之加屢辭不受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設
令曰此至被重譴不猶愈於犯禮冒進而得罪
於天下後世者乎迷惑之見業已自斷直以隕越
為期而已更何言哉自臣之遭此事親舊來見者
皆恐臣之冒出而見非於公議或發於言或見於
色而其意則同然一味勸出者獨有左相崔鳴吉
耳頃者鳴吉來訪臣以李德馨故事勉臣曰舉德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馨之踰以語臣曰起復之事漢陰已行之矣今公
作人得如漢陰亦足矣何固執至此臣應之曰漢
陰誠為賢相其可學處甚多吾皆不能學而獨學
其起復可乎鳴吉嘿然噫鳴吉之於臣猶有不相
知者此臣所以竊自傷歎者也蓋德馨之起復也
國有金革寇迫門庭雖謂之為國行權可也今臣
所處與德馨之時不同禮所不許何以為權臣之
不敢引德馨為例者蓋為此也人之所以事君奉
職者內則以其方寸外則以其筋力耳今臣情事
未值方寸潰亂既失其事君奉職之本原而積

年沉痾已到難醫之域形貌幻脫氣力斯頓溘盡
之期匪朝伊夕假令平人已在其職有此疾則猶
當謝事調治之不暇况臣荼毒垂死之餘乎扶曳
強出之後氣竭顛仆進不得供職退不得養疾於
公於私未知有何補益古語云政事府豈養病坊
耶有病而不去者猶且見譏如此况病甚而強進
者乎人臣之上章控辭至再至三而可已矣今臣
之疏已七八上矣此豈臣之所樂為哉勢不能自
已也相持愈久罪戾益重妨賢路曠職事種種傷
損言不能盡伏乞 聖明念先王三年不呼之典

制 察微臣萬無可出之情理 亟賜允許則公
私之幸大矣如以屢拒 息命為大不敬亦宜
早降嚴譴以為人臣違慢之戒情迫勢窮言不知
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九疏

伏以臣之前後辭疏實出於哀痛切迫不能自己
之衷曲而 批旨牢拒愈往愈峻至於 三遠近
侍敦勉速出此誠曠世之 異數臣雖冥頑寧不
感激願以微臣籲呼之情宜若在所 矜察而誠
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一味慙痛唯思隕越臣

少讀禮經常以為親喪奪情人理之變既為孔子
所深斥則後之人有犯之者雖賢如房玄齡張九
齡惡如史嵩之張居正差有公私之可言特百步
五十步之間耳其為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則一
也其為名教之罪人則均也愚惑之見素定於宵
中故自遭狼狽以來斷斷一念更無前却百爾思
之未見別樣道理只有以死自誓而已語曰三軍
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臣雖庸陋無狀生來讀
書砥行亦欲以士夫名義自檢身心既知起復之
為大段乖謬則安忍將身一朝便墮千仞坑塹而

不自恤耶時事之艱虞臣非不知 聖眷之隆重
臣非不念而較量內外輕重之分自計已審一切
經權等說皆如以水投石寧受違 命之誅不忍
為忘親毀禮喪失本心之人也從前縷縷多言既
不見信於 君父徒犯尚口乃窮之戒今不敢更
費曼辭只陳其自斷於方寸者伏乞 聖明念不
奪人親之義體以禮使臣之訓 亟賜允許俾臣
得為孝理之完人則 天地生成之恩至矣臣無
任崩迫戰灼之至

伏以昨承疏 荅之下辭首藐然奉讀思繹由情
焦灼繼而有承旨敦諭之舉夫近侍臨諭 異數
也一遣再遣猶非下臣所取承當况至三至四者
乎 君父之眷遇若是其隆重而冥迷之性不能
自回屢拒 恩命欲遂匹夫之志如臣罪戾萬殞
猶輕伏覩批旨特舉左相劄中語以為責厲微臣
之地 聖意深切夫豈偶然然臣聞天下之事各
有是非兩端人之所見亦自不同若只聽一邊說
話則無以盡事理之實使斯言也而出於他人猶
之可也左相之言安得不然噫使臣之去就果繫

國家存亡出則國必安不出則國必危則左相之言誠是矣喪制有不足恤疾病有不暇言臣之前疏所云雖倒行逆施有不敢辭者其意亦猶是也今則不然臣之駑劣無似不但自知甚明歷試不效之狀已著於往日舉世之所共知也况今其職愈大其任愈難加以慘怛之痛迫其中沉痾之疾纏其身如是而強使之出則不過作一隨行逐隊伴食中書孤恩債事望實俱喪之人而止耳至於忘親犯禮忍心害理之罪又有不可言者則所謂忠孝兩失無以自解於後世者將不在彼而在

此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同舟而遇風波舟中之人
禍福是同其誰不肯盡力然若使不辭操舟者強
進而執控以充長年三老之任而不許辭避則覆
舟之禍必出於其手為其人者其將辭而不為以
屬能者為之乎抑將諉以事急而冒受不辭以取
覆舟之罪乎臣之今日之事正類於此左相之當
初建白業已鑄錯矣到今猶欲迫之使出必成其
志殆近於好勝遂非者然此臣所未解者也臣之
危苦痛迫之情曾已瀉盡無復餘蘊今不敢更舉
只就 聖教所及而略自陳辨然其決無可出之

理有不待多言者矣人臣十疏控辭冒瀆已極唯
當退守丘墓塞竇屏迹以俟 朝廷處分而已伏
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以為可則 亟賜允許
以為不可則 早降威譴毋徒以曠日持久為虛
拘之計公私幸甚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一疏

伏以今月十四日假注書吳翮來傳上疏 批荅
臣在安山地村舍祇受奉讀 辭旨嚴切有非臣
子所敢聞者驚惶震怖精爽飛越直欲鎖地以八
而不可得也臣受性愚戇言語輕率自遭狼狽以

來中情悶迫心慮顛錯每當陳疏之際唯思罄竭
底蘊庶真感動天意措語覩縷不自覺其涉於
過越古人云言不可道盡况告君之辭乎此則
臣之罪也然若謂之好辯自是非臣之本情也臣
與左相崔鳴吉結髮定交以至白首臣之情事宜
無不知而今乃薦之以其所必不堪迫之以其所
必不忍有若全不相知者然其心則公耳臣不敢
怨恨但於辭疏中時有辨解之語庸可傷於道耶
乎臣既承嚴教即欲昇疾上京席藁待命而不
幸自秋夕日上墓行事之時忽覺背脊寒凜有

若洒水之於久之寒止熱作遍身如火逐日如是
或一日再三發遂成寒熱往來之證委身長卧食
飲專廢舉頭欲起昏瞶還仆臣自閏一夏大病之後
羸瘦已極人之所以攝其形骸以有肌膚耳臣則
不但面貌幻脫如臀股大肉悉皆消落有如枯腊
坐卧之際稜骨壓痛不能自堪騎馬出入亦不得
貼身鞍上必須傾倚偃伏僅僅自支自京至墓下
二息程耳休息四五然後得至醫書云肉脫者不
治言斯言也臣之死期不遠矣加以痰喘極重起
動數步則氣息急促如垂絕之人如是而尚可支

撐自力以供世務乎大臣雖曰尊官然其事務之
劇實昃於百寮况前頭北使將至此時凡大臣當
行之任甚多既在其職則安敢無每稱疾而委之
於人乎曾前控辭不敢輒舉身病者盖以所執有
重於是也今則許多情理皆不為 聖明所矜察
不得不直陳病敗之實狀臣之病勢舉世共知向
者雖極危瀕幸時無疾痛得以支過今則疾痛
作矣此乃必死之候但未知命終於何日耳臣之
更上疏章實涉猥濫而泯嘿退伏亦非分義所安
茲敢冒死仰籲 天聽伏乞 聖明哀憐垂察

聖賜處分以幸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二疏

伏以臣自前月望間添得重病真元漸盡形肉銷
脫一線喘息朝夕將絕而職名猶在 恩召沓至
近侍臨諭無及於窮村驚惶感泣不知死所臣之
賤疾沉痾之狀三悉於前後書 啓而未蒙 聖
明矜察必以臣為急於乞免而虛為此引疾也微
誠淺薄未見信於 君父只自傷痛內訟而已臣
之風疾廢蟄已五六年矣前冬積傷旋罹慘禍頑
命之迄延大是異事病之添重亦何足怪人之疾

病輕重必見於形色形色在外不容偽為臣之焦
枯尪敗氣息奄奄有目者所共睹雖欲飾辭衆目
其可掩乎人或帶疾供職者蓋其病在輕重之
間而猶能強自支撐者也今臣所患已纏膏肓特
知覺未泯猶能對人言語耳左相出使之期已迫
矣 國家多事鼎席將空於斯時也必無可為
之入虛帶職銜拖延日月若將有待者然不唯益
重臣之罪戾其於 國事何益哉伏乞 天地父
母察臣危惘 亟賜處置以幸公私臣無任崩迫
戰灼之至

十二疏

伏以本月初六日假汪書柳道三賞奉到上疏
批荅臣在安山村舍祇受伏讀 聖批有卿雖有
疾義不可終始愬然之教臣不勝惶怖蕩痛之至
君臣猶父子也其纏綿固結之情出於秉彜之天
故古之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漆室寤婦非有君
臣之契猶以國事為憂况臣雖無似粗聞先入餘
訓遭遇 聖明致身通顯自頂至踵無非 恩造
所庇今雖身罹荼毒死亡無日其忠 君憂 國
之念豈敢一日少弛于中但以衰麻在身疾病沉

痼筋骸精力萬無支撐之勢故近侍屢臨 恩數
沓臻而猶不得祇赴 召命延頸 魏闕只自欲
泣而已臣之賤疾實狀悉已陳達每每覩縷有若
病家證錄今不敢更陳大抵此非外感猝發之比
積久傷敗真元已脫種種諸證皆是必死之候特
未知填壑之期淹速何如耳 天鑑不諒一向敦
迫似若以臣為託疾丐免而愬然於 國事者然
此臣所以痛迫悶塞直欲籲天而無從者也時事
艱虞大臣多故而使決不可出之人虛帶職名昇
伏鄉村妨賢路曠職事公私傷損言不可盡伏乞

聖明哀憐諒察 亟賜處置俾臣得遂至願安心
瞑目則雖死猶生矣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四疏

伏以自臣下鄉之後辭跡已三上矣賤疾沉痾與
死為鄰之狀陳露已盡而猶未蒙 聖鑑之矜察
臣誠不勝惶悶痛迫之至臣大限已迫生趣垂盡
真元漸頓危證百出旬月以來飲啖日漸廢却
肌膚日漸銷脫痰涎日漸壅塞氣息日漸急促行
步日漸艱辛語音日漸蹇澁正如霜後枯葉更無
生意只待風至即墮耳設令平人在職病勢至此

則唯有辭任謝事料理後事而已况臣身負巨劄
本無冒出之義者乎臣非不知泯嘿退伏以待
朝家處分而願臣謬叨大臣之名若不自陳誰復
為臣處置方今國家多事艱虞滿目而左相出
使之期已迫矣而臣虛帶職名屏壻鄉村瘵曠之
罪與日俱積此臣所以百爾思量不容不冒死更
瀆者也伏乞 聖慈諒臣決無可出之勢 亟乞
所請俾得釋負辭累安心就盡則 天地生成之
恩至矣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五疏

伏以前日史官來宣 聖諭令臣入京治病者本

月二十四日司錄郭天成賫奉到上疏 批荅又

有入來調理之教 恩旨丁寧一至於此臣誠不

勝惶恐感激之至臣以垂死之病久處海曲風寒

之地居止荒涼事事艱辛便欲祇承 恩諭昇疾

上京以便將息而不幸數日來又得外感傷寒之

證寒熱交作百節煩痛而舊患疝氣乘時兼發猝

然作痛呼叫宛轉臣之本證已入膏肓而雪上加

霜又添新恙危篤之狀不言可想雖欲忍死起動

窮日之程決無得達之勢心計乖張只自悲歎而

已仍念台鼎虛樹尚縻衰麻之身私情公義狼狽
萬端若帶此就木則宣冥之中必不瞑目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 亟乞所請使臣未死之前
得釋蚤負則畧刻殘喘亦覺輕安其於感戴 恩
造曷有涯量哉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六疏

伏以伏承疏 答之下又有依前下教入來調治
之命奉讀再三不勝惶恐感激之至臣前承 聖
諭非不欲調理待差輿疾上去而所患風寒之證
久而弥留兼以疝氣發作痛楚無常漸敗之人真

元已竭但見漸加不見漸減達夜煩惱目不交睫
飲食頓廢食亦不知其味絕意治療只待死日而
已以此症勢雖欲強起登程其可得乎且臣伏自
思惟荼毒餘喘尚帶台鼎之職辭免未遂遽入京
輦則必不免都民之笑罵雖無疾病猶難輕進况
病甚垂死者乎臣情事狼狽百慮焦煎區區一念
惟願喘息未絕之前得見職名之去身而已伏乞
聖明諒臣決無可出之勢勿為無益之虛拘
亟賜允許以便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伏以臣恐死封童日望 俞音之降而伏承 聖
批辭旨藐然憂惶失圖五內如焚臣雖至愚豈不
知一向煩瀆之為未安但以內有決不可出之情
勢外有決不可治之疾病而虛帶職名日月已多
一日未禡則增一日之罪矣臣若泯嘿屏伏誰復
為臣處置冒昧籲呼實出於不得已也臣聞治病
必先治心伏讀聖教欲使臣安心調治 聖慮及
此雖慈父之念子何以加此但臣之心事異於平
人亡親尚在權厝窳窳未完凡百經營多未入手
而痼疾纏身死亡無日職名未解去就狼狽種種

煩惱偏塞於方寸久病之中例多心火日之焦煎
冰炭交戰引飲無度夜不交睫雖欲安心療疾何
可得也死固臣之分也但恐帶職而死死不瞑目
此臣竊自傷痛者也臣聞往在戊午年間朴承宗
丁父憂起復拜相承宗不肯出朝廷不許適以終
三年至今論者醜之夫承宗之不肯出未為非也
特不力辭其罪也然使重戚之人三年帶相職當
時之國無政亦可見矣今臣之謬授已四閱月矣
辭疏已十六上矣雖不如承宗之久亦可謂支離
矣如使四方之士執承宗之舊轍擬議而笑罵之

豈非可恥之甚乎語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之
一念血誠唯在於辭職而死倘蒙 天降之天符
從所請則至願獲遂心緒輕安膏肓積病或有一
分差減之望起死肉骨之 恩臣將何以報答耶
情理迫隘言失倫次伏乞 聖慈哀憐垂察焉臣
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八疏

伏以前日伏承 疏 答有若以權厝為不安則永
葬後出仕之 教 聖慈之軫恤及此微臣方寸
庶幾有獲伸之路奉讀再三不勝感泣之至臣毋

葬日近始卜得歲末而臣之賤疾自入冬來日漸
沉痾中滿不能食心煩不能寐脚軟不能步頭眩
不能坐痰壅不能語昨為經營葬事昇疾入京上
馬下馬必須數人扶掖千辛百苦七顛八倒氣竭
力盡幾乎隕絕自揣氣力毋喪既葬之後一線喘
息其能餘幾臣本擬過葬後徐觀病勢更陳情事
今聞北使之行已迫而左相出使領相引疾 國
事方殷鼎席無人而臣以出仕無期之人尚帶虛
銜揆諸事勢宜有急速處置之舉且臣伏見領相
劄 荅有使右相代行之 教自昔草土之臣雖

或奪情從仕至於嘉饗宴樂之地豈可使之強參
况臣嬰纏痼疾與死為鄰形骸筋力萬無支撐之
勢此所以更冒萬死有此籲呼者也伏乞 聖明
念國事之曠廢諒微臣之情勢 亟乞所請改卜
賢德以便公私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九疏資級兼帶并乞還收事

伏以臣以區區私情屢瀆 天聽自知罪犯不韙
而 聖慈憐察竟乞所請 旻天潤下之仁 聖
人成物之德凡在瞻聆莫不悅服况臣身親受
賜者乎感極悲至涕泗交集但恨殘喘垂盡報答

無路雖當填壑之日敢忘結草之誠第有一段未
安事不容不再冒宸嚴臣之自初辭疏結語以
丞許改正俾終喪制為請續後語雖語有詳略
其意一也畢竟以以蒙俞則相職之外凡諸資
級無帶提調并典套情之命皆當在還收中矣
此亭理之甚明者也伏見致目則該曹以臣付職
有若尋常免相者然此必政院不能致察朦朧差
承傳遂致該曹誤於奉行揆諸事體豈非未安之
甚乎臣之冒犯嚴威屢疏乞免者所重在於奪
情一歎豈料蒙允之後猶有未盡解脫者其與

聖上勉從之意無乃相左乎伏乞 聖明亟命攸
司更考臣原疏中事理改奉承傳將臣起復之
命及所授資級兼帶軍器寺奉常寺都提調等職
名一併還收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撰碑辭免疏

伏以即者備局郎廳來傳 上教令臣撰進三田
渡碑文者臣聞 命震駭同知所出臣荼毒之中
疾病沉痾委身長卧朝夕待盡精神昏憤如在烟
霧之中舊日文字百不記一莫重金石之文雖欲
盡力撰出勢不可得且念碑刻之文例記撰者姓

名如臣草土之人豈可載名其間以取恠於他國
乎揆諸事理萬分未妥伏乞 聖明曲垂諒察
亟寢成命以幸公私臣無任狼狽戰灼之至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

穀谷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啓辭十首

湖南賸行 御史復命書 啓

大同聽之設誠為救時良法但其中大段節目尚
有未盡料理者作來海運則有設船難處之患本
色上然則有折價不的之弊一有不可不精思
孰講要之可全無憂然後方為穩運可行之法所
謂作去海運設船難處者由稅糧運去數不多二
任漕運高有敗溺之患再徵之稅五六兩在米其
數極多而本無漕軍皆將價船運去將宜人多

是無振奸濫之徒偷竊不謹之患必有甚於漕軍
雖不幸致敗勢難責良徵於船格不知則一若何以
處之若四系勿則則船格人等冒利生奸致為致
敗者將何以禁之有限之數屢屢敗失則國家
所得未免耗損若并徵於本邑則民窮力竭有又
能堪此非難產之大者乎所謂本色上納折價不
的者本廳事目內亦布作火之外本色上納貢物
及方物進上之屬名目甚多本廳雖已詳定折價
但其折價之數與平日貿易之價大有逕庭國
家只將詳定之數計給各邑使之備納而各邑價

物不足未能留得則不知到以將何以處之進上
不可曠闕價物不可再收豈不歲大獲狽乎此二
弊者若不料理益處此法恐難施行大槩大同之
設本公除估納稅騰之弊而本色上納其物頗多
此其所以失也蓋雖遠方絕域希與物產若以重
價賣焉其於市廛無所不有就中既難留得若石千
種外其餘皆當以米布輸納使各司主人隨便覓
進似無不可况所謂本色上納者死方亦必實用
本色六絨皆以價物輸上以付主人主人亦食其
利自餘多般鈎數肆在寺屋外物亦將無旺自三

要令本色之納轉少則民間之弊轉成矣且京納
貢物之色猶少至於外方進上方物則皆持仍舊
自營門對進跳騰之費為夫舊日而奉定價物預
說藏書各色進上使吏等計無所出京縣則營庫
主人家亦自宜惠廳量給價米勘定備細故民以
為便於方事勢與京營有異防納點運之患於概
難去識者多以為憂且上京船馬之價雖當計給
而出到船所則皆令自運其間或有兩三日程輸
運所費幾於加倍此亦樂向所無之弊且本色上
納之物雖當折價計給而輸運馱價及人情作紙

皆不在詳定中亦似踈漏伏望令本廳十分消詳
俾無遺憾幸甚此法雖有未盡料理者然其大綱
誠良法也今當熟講而務去其弊不可因弊而並
廢其法伏惟財壹

目今急務有二戊午田結變通及明年春等大同
米布蠲減是也此二事臣皆已狀 啓今請更畢
前說本道田結完邑大郡則役輕民安田野開闢
結數不減戊午或有過之者若殘敗之地極目荒
蕪間并蕭然舊時數十家村舍今無兩三戶者此
等處皆將責出戊午結上則僅存之民轉被橫侵

必無子遺然後乃已恐非國家之利也且土豪猾民固有隱結貧困之民尺寸皆括或有他結在錄替人受苦而該曹每以豪猾隱漏之故不肯放捨戊午結數然則窮殘下戶何時得沾惠澤今聞忠清道已為變通而湖南之民獨未蒙恩豈不冤哉漏結括出須待量田之日伏望 亟下明旨將各道戊午結數一切打破皆以時起收租則殘民庶得蘇息矣且大同廳米布今年秋等只捧四斗者豈非以凶歉故耶然則今秋艱食之民到來春其困必甚八斗之米匹半之布何從責出若不早

降蠲免之令春後食盡飢民流冗必無執耒耜出
南畝者且觀即今盜賊已熾若流民失業所在相
聚則種種可憂不可勝言伏望令本廳十分料理
善處幸甚設令減其斗匹臣猶恐其難捧也須待
兩麥登熟然後收米綿花結實然後收布不然必
有土崩之患經用之乏臣非不知但所憂有大於
經用者輕重有間况窮民潰散則雖欲督捧何可
得也所得小而所失大謀國者豈可不念此也
昔在倭寇未退之時舟師防海朝夕待變而亂離
未定水軍散亡募得民丁以充船格糧餉浩大無

計給用乃於內地州縣民結收取軍糧名曰格糧
每一結量出一斗猶可繼用厥後去亂已久戎事
漸弛海防舟師船格之數漸就減削而格糧之徵
漸漸增加頃年則一結所收多至一斗五六升舟
師盛時所收猶少舟師衰後所收轉多或上使推
移防納輒徵數倍之息民間田稅三手糧等役比
前增加已自難堪况此格糧又是他道所無之弊
子遺之民其何以堪今若欲除弊源唯當水軍戶
保充定具足收布上畚自備糧食則依平時不給
糧可矣此若不易亦當依當初設立每結只收一

斗或八九外要令本道監司斟酌各鎮浦一年應
入軍數量出為八無令添剩則民生之蒙惠不淺
矣此是道內莫重弊端不可不變通者也

凡兵家勝筭要當蓄力待變不可先事擾攘以取
自困之道本道與嶺南接界皆是海賊初程釜山
雖是倭奴泊船之處統營雖曰主將劄住之所若
使賊有狡計安可預卜來路本道沿海設立鎮浦
本意有在而自倭難以後本道各浦戰船每當風
和待變之時添防統營許多邊將親領舟師自一
月至九月長在戍所本鎮則付之空虛之域設今

倭奴入寇必犯嶺南賊來上卜遲速而我師先自
疲弊已非兵家長策况賊謀叵測形勢百變豈必
每每如壬辰哉如先朝乙卯年間倭變先犯湖
南上年六月間鉢浦前洋賊舡來到而兵力分弱
不能捕獲至今邊人以為大恨不特此也每邑水
軍船格等每年遠赴他道之戍羈孤留滯種種難
堪誠有不可不變通者且加里浦遠在外洋地勢
孤絕防備最緊為一道重鎮故自前不入添防待
變於本鎮上年因統制使元守身建請本浦戰船
二隻內一隻亦令入防殊非設鎮本意請令廟

堂叅商善處幸甚

道內凡百踰令皆當出於方伯如兵水使則水陸
軍政之外似當無所勾管而向來朝綱昏廢體統
紊亂兵水使等或有科外誅求或有因私推擬憑
藉軍令刑杖嚴酷故官吏畏憚奉行唯謹貽弊民
間不一而足今則兵水使等雖無如前汎濫之稱
然體統不可不整肅弊源不可不永塞宣下明
教嚴飭兵水使軍政之外無得侵擾各官一遵方
伯約束似為宜當

路邊各邑弊端之大者莫如刷馬一事凡通衢要

路之地往來大小公幹絡屬不絕每日所調不下
十匹每一匹一息價米三四斗而刷馬之行或有
二息而適者或有三息而適者然則一日所費無
慮數十斗每日如是積而計之則其數無窮而皆
出於民結路傍各官凋弊最甚蓋由此也明年則
大同廳雖有給價之令然許多所費安能准給不
塞弊源更無善策必須京中則草料出給不許濫
雜外方則營吏往來不給刷馬然後弊源自清冗
費自減矣大槩草料繁濫莫如今日京中諸上司
衙門各自出給而成貼之際無甚拘碍故吏胥輩

雖以私事往來皆能討得其流弊也久矣今宜嚴
立科條凡干草料皆自兵曹出給而除明是公幹
外自餘諸色雜人一切勿許出給成貼之際必須
諸堂上簽押使濫偽之徒無所容因教各道兵曹
草料之外諸衙門草料皆不舉行且各道皆營吏
多是豪猾之輩招權用事乘肥衣輕本無不足而
往來之時皆給刷馬今宜下教各道監兵使凡
營吏往來時皆令自騎私馬辦此兩件事則刷馬
之弊固已去其大半然後依大同廳事日量給價
物則民弊稍紓各邑庶得支持矣

驛路凋弊馬位田地多就陳荒貧殘驛卒不能依
數立馬故每值使命之行督責刻急鞭扑狼藉雀
立稅馬苟冀無事以此轉難支甚逃散相繼竊念
諸牧場馬空老海島多為牧子輩所屠食若蒙量
宜提出付與殘驛使之補立各等馬匹則驛路庶
有蘇息之道公私幸甚

參禮驛為湖南初面咽喉大小行客入本道者皆
經此驛而近來國綱解弛積習未除濫騎之弊尚
多有之察訪權輕不能糾檢參禮道察訪宜用有
名望文官差除且可重其事權使之直狀 啓如

延曙良才等例則湖南驛路頗得倚以為重此亦
蘇息驛路之一道也目今參禮察訪曹臣俊清簡
奉職撫恤驛卒誠為得人但患權輕不能展其志
耳敢此陳達

驛路凋弊道內皆然而參禮道最甚蓋參禮在本
道初面與湖西接界感歡驛乃湖西直路而物力
蕩敗不能策應人馬故往來使命騎率參禮人馬
比到湖西地方不得成歡交遠故例為便行或仍
到京中慮其在路逃走所到之處輒令拘囚許多
人馬行到他道便被拘繫飢困萬狀以此一番往

來則人病馬斃相繼流亡若不急速變通參禮一
道不日空虛此驛既敗則他驛次受其弊轉展殘
破驛路斷絕 命令不通非細事也宜令該曹十
分商確湖西驛路若成歡果無可為則或令他驛
代立或別樣處置須使參禮人馬無便行之弊湖
南驛路庶得支撐矣

請寢追崇奏請 啓辭

臣等竭誠陳 啓冀格 天意而 聖批每以勿

煩二字為麾斥之地臣等不勝悶鬱焉竊念聖人
論孝以無違為訓無違者不違於禮也老子顯親

之誠何有窮已然必節之以禮故傳曰不得不可
以為悅苟不度禮義而任情直行則非聖人之所
謂孝也追崇之非禮與夫前代帝王得失之跡臣
等略已陳達不待更煩願臣等之景所未安者若
此禮遂行則祖宗一位必有不當祧而祧遷者
為尊奉私親而徇祧百年廟享之祖宗未知於
聖心安乎非唯不安於聖心抑恐大院君在
天之靈亦將不得自安也 殿下獨不念此乎
殿下每以成廟故事為口實夫成廟時事體
與今日差有不同况 德宗雖躋諸而 太廟無

桃遷之位則其事之輕重尤不可比而同之也本
國奠重典禮必須熟謀可否斷然之為可行然後
上請於 皇朝今者詭謀未竣國入皆曰不可而
強將未定之論徑先奏稟於 天子漢之事理萬
分違碍臣等寧負瀆擾之罪不恣成 君父之過
舉伏願 聖明抑情察理亟寢奏請之命

又啟辭

臣等累日伏閣 天聽遂然非不知仰體 聖意
泯黜而退但此事關係至大非如一政令一舉措
之得失所以雖犯瀆擾之罪猶不能自止竊有望

於庶幾之改也自癸亥以來講究典禮已盡底蘊
而到今三司百僚一一爭執無所不用其極公議
所在斷可見矣 殿 非唯不為察納不平之意
未安之教愈往愈甚至於再昨答崔鳴吉劄及政
院 啓辭之教辭肯深峻非臣子所敢聞聖人中
和之發不當如此臣等竊為 殿下不取也臣等
今日所論只為違崇之非禮也然違崇之後 祖
宗必有不當祀而祀者六害義失敬不但為尋常
失禮之比故論違崇之非則不得不及於桃遷矣
一種異議之人知其如是倡為一廟二高祖之說

投間拉隙上動 天德以成廟祧遷為若當然者
而 聖明亦不能無動於其說執此以為麾斥公
議之地此臣等之所深悶也伏見 答李植引避
之辭有曰搜出真儒可據明文更為陳啓是 殿
下猶欲更聞讜言以盡是非之實也 聖心開悟
之端或者在於是乎臣等雖極庸陋請略陳一二
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二昭
二穆若言其常則高曾祖者是也然帝王家承統
未必皆出於常道則雖兄弟祖孫相繼為君必以
繼體之序為之昭穆故魯之僖閔兄以弟為禰周

之孝懿叔以姪為禰此皆禮之變者然既有春秋
之定制朱子之定論不容異議於其間也禰位
既變則自祖以上以次而變但潛數其四位以備
二昭二穆而已此無他所以國統為尊繼體為重
雖有私親不敢與於其間也 殷下欲聞真儒明
文夫胡文定朱子非真儒乎春秋得及朱子圖說
非明文乎恭惟 殷下撥亂及三上繼 宣祖以
古禮推之 宣廟當為禰而 宣廟尚在四代之
中不當禰遷論其屬則雖非高祖語其廟則與高
祖無異當初未及釐正祝辭仍其故號此則禮官

之失也。今若改其稱，雖與以上列聖祝辭同其式，例則變而不失其正矣。不非難處之事，今不思改其祝，誦必欲禠遷而乃已，其亦異矣。至於仁廟之稱伯曾祖，聖教及此，臣等竊服聖明之見，高出尋常也。若據古禮則明廟本當以仁廟為禰，到今不當加一伯字也。准其當時不能深明古禮，因踵近代謬例，致有此失，而其後又不免遞承舊謬，因仍至此，蓋前代所失，今固無如之何矣。豈可因此又誤今日之典禮也。且四兄弟相繼為君，之爭先，儒亦有此論矣。自古昭穆之序，諸說紛

紘有同聚訟然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不有大賢
其誰能折衷衆說乎今以春秋之定論與朱子之
定論推之則昭穆之次祧遷之節雖當變禮皆可
有以處之而無疑矣臣等急於辨折口舌非不自覺
其言之支蔓伏願 聖明虛心察理 亟賜一俞

百官 啓辭

昨承 聖詔以少無疾作之漸為教 殿下之托
臣等意在於此而臣等之所深憂亦在於此夫
之疾病得於外感者其作也易以愈其治也易以
愈何也病自外至故也草土豎瘠之疾異於是人

之有身本資飲食平居以醇濃汁養其腸胃慣
習成性一朝頓變常度則藏府失其所養氣血無
以滋榮潛銷暗鑠日損月傷積之而成病方其
未病也四肢百體未覺其有害也及其成病則頓
成憊敗之人鍼石無所施藥餌不能行雖有良醫
亦無以為也豈不殆哉聞閣凡庶其平日奉養不
至濃厚而越喪成疾猶患難治况於至尊之位居
養既別事務又煩與凡人不同懸絕者乎伏念
殿下自侍疾以來至于在疚凡可以致傷 聖體
者臣等雖不言 殿下豈不自量乎恐不可以疾

痛之未形便以無疾自處以拒羣下悶迫之血誠也防之於未病猶恐其已晚况欲待已病而後治之耶 殿下縱自輕其如 宗社神人所託之重何哉伏願 體聖人垂戒之意遵本朝已行之例亟賜一俞以答輿情

又

伏承昨日 聖批以須體至意為教嗚呼 殿下豈謂臣等都不體 聖意之至到而強為此請者哉夫親喪固所自盡雖無知下賤皆有此心况我殿下以出天之資遭國極之亂其欲自盡於喪制

此情何可量哉但念古之聖人孰無此心然猶多
為之戒曲為之坊恒恐或過於哀毀而因以至於
傷生微意所在蓋可見矣而不及者雖以不能盡
禮為戒而過之者當以毀齊致疾為憂然則 殿
下今日之至意亦安得不為 宗社之重而少屈
哉且臣等之為此請豈不知傷 殿下之至情哉
事有緩急義有輕重當此之時事重急於安 殿
下之身則其於傷 殿下之情宜有所不暇顧也
况 殿下之意雖若少傷其於禮經之本意 聖
朝之通制均之有得而無失焉則其與直情徑行

而遠聖人丁寧之深戒者得失何如哉請加三思
亟賜允俞

又

頃日庭請之停也臣等非不念聖候之難支而
批旨峻截出於至情一向相持將至於並廢藥療
故臣等急於議藥且不欲重傷聖心相議姑退
矣昨者臣某等登對仰瞻天顏則玉色深墨肌
膚消減臣等驚憂悶迫不知所出聖上平日春
秋鼎盛神貌充榮一朝羸瘠如許是必中氣積損
不自覺其至於此也况偏虛麻木之候已見於外

此非尋常外感之比夫草土諸疾皆生於胃土之
失養苟不急治其本雖良醫神劑終無施手之地
豈不大可懼哉臣等向日之慮在於疾病之將發
而今則病已成矣失今不治後悔無及臣等見事
不明遽輟伏閣之請到今追思罪合萬死茲敢與
在廷諸臣復申前請期於獲命而後已伏願
聖明深惟宗社之重體聖人滅性之戒亟從權
制以答羣情

百官 啓辭

臣等將追崇一事苦口力爭辭竭意盡而殿下

一向牢拒夫 殿下豈欲盡斥舉國之公議臣等
亦豈欲強拂人主之至清私顧 殿下蔽於顯親
之情他有所不暇顧而一守區區愛君之心只恐
成君父之過舉取天下後世之譏議此所以上下
相持愈久而不止者也夫禮者天下之正理名節
儀物皆外物也人子寧親之道存沒始終一於禮
而不苟其尊親由至矣若此欲致隆於外物而不
顧其夫於正理則非聖人之所謂孝也古之明王
唯其洞見此理故身為萬乘之士可以唯意所欲
而不敢以違禮害義之舉加之於其親天下後世

稱美而無異辭焉若漢之光武是也豈非後王之
所當法乎唯我 殿下聖學高明洞照萬理禮經
本意古今得失宜無所不知而至於顯親之道不
以古先哲王為法而反欲蹈叔季之末失違拂正
議斥逐儒臣使人心鬱抑上氣沮喪此豈臣等所
望於 聖明哉况強祧祖宗則有乖於恭承 宗
廟之義徑稟 天朝則亦失於各謹侯度之禮犯
此二愆將何以為國請加三思亟寢追崇奏請之
命

六司憲引避

啓辭

臣以庸陋無似過蒙 恩渥前後屢玷言地略無
絲毫報効頃於議禮之際適忝此職冒上一劄而
殿下終斬片語之答身為言官進言而不見報律
以古人言責之義其不可再入臺閣也明矣不料
今者又叨 新命驚惶悚易不知所以自處臣竊
見國事之艱危已到無可為之地而 殿下之自
聖廢言不但見於聲音顏色而已凡論一事糾一
人其言出於有司則或從之發於臺諫則輒拒之
故臺官每當論事逢揣所言之必不入氣沮之志闡
只為硯俛寒香之計而其視臺閣如處荆棘之場

塗炭之地唯以巧避速免為幸嗟乎此豈治世之
事而所望於 聖明者哉昔宋氏之季朝以言
為謹及虜至重急始許言事時人有咸門閉言路
開之謠今則咸門垂閉言路猶不開四方竊議將
謂斯何近日憲府所論數事切中時病言言藥石
殿下非唯不從其言 反下未安之教至以不潔
二字加之於敢言之臣 王言一播中外駭歎節
介之士皆思奉身而退不願立於 殿陛之下似
此景象其累於 君德傷於國脉可勝言哉於斯
之時雖使剛方勁直之士處之言路猶恐無以盡

格 王正事之責况如臣之選悞昏蔽已試不職
者決不可再污臺席請命適斥臣職

大司諫引避 啓辭

國家建設臺諫以為耳目之寄盖欲交修不逮可
否相濟納 君德於無過措刑政於至當而已故
人主之所是言官以為非廟堂之所可臺閣以為
否和而不同固當如是若使知過舉而不能正有
所懷而不肯盡上下雷同諂諛成風則將焉用臺
諫為也 聖上臨御以來始初清明誠無疵吝之
可議而獨於聽受之際未盡轉圜之美凡罪狀之

顯著者守宰之無狀者至於微瑣節目未甚妥當者久煩論列未蒙 允俞訑訑聲色兆已見矣有識之士頗以為憂伏見昨日 答憲府之啓有曰大臣稟定之事不度是否每必論之殊極非矣臣等相顧盱歎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使朝家施措克愜輿議則臣等固當欽服之不暇不然豈可含糊泯默一味苟同使國事漸趨於日非乎 聖教至此恐非國家之福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誠意淺薄骨鯁不足致令 君上厭薄諫諍臺閣隳損風采更何顏面仍叨匪據請 亟命適江臣等

之職

大司諫引避 啓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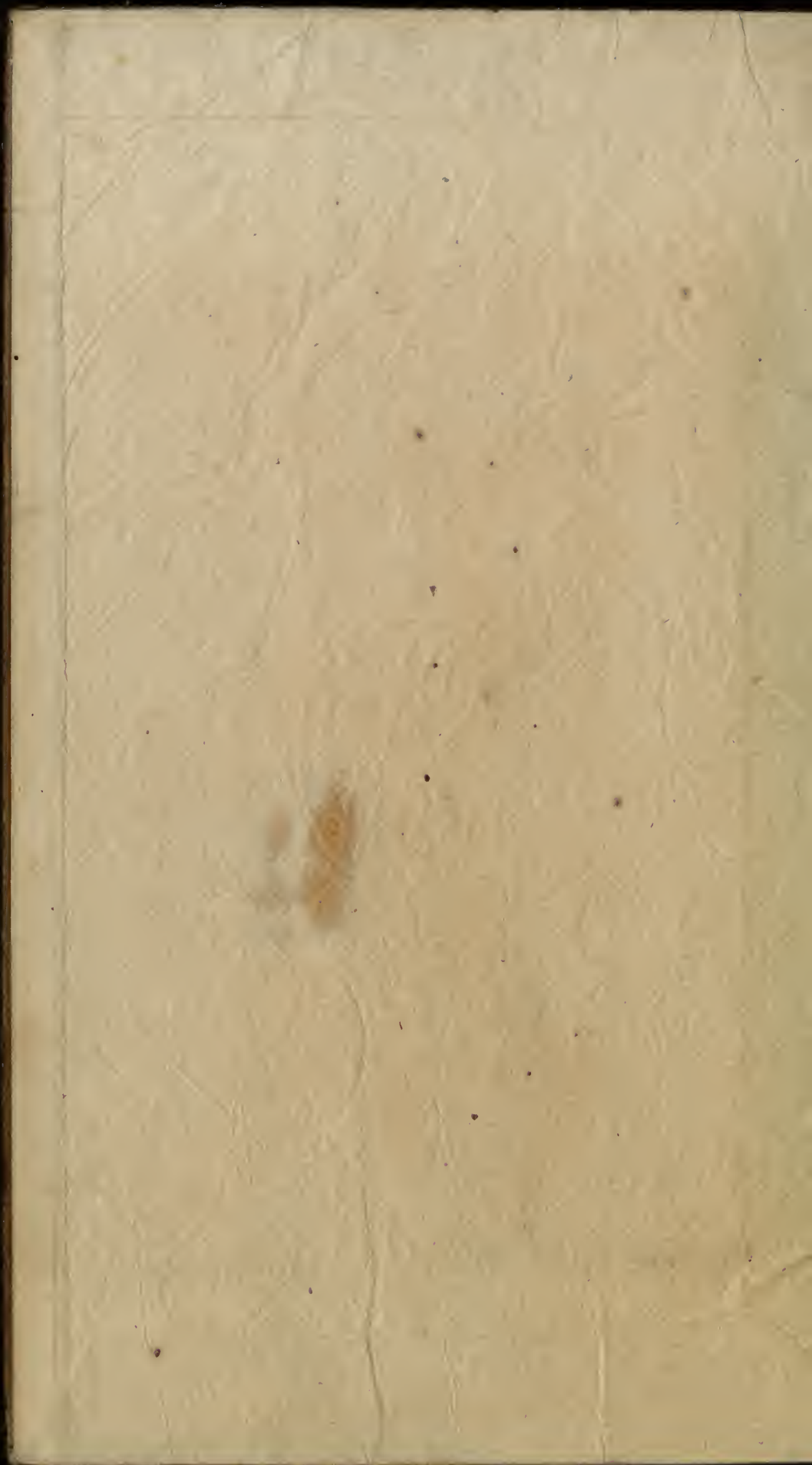
昨日正言李景曾以前 啓相議事來到臣所司
諫權鑊送簡於臣乃五衛將李廷臣削奪官爵邊
遠充軍事也李廷臣者臣實素昧平生但聞曾被
重駁久在廢斥近始收叙復官云而李景曾言其
得謗之事南中人或有利樣說話云故臣意似此
重大罪名不可造次論之且邊遠充軍必罪犯軍
法然後可擬此律欲待會坐商確論 啓以此回
答同僚之意皆然而權鑊一向宰執只改充軍一

款必欲趁即論 啓再三往復終不歸一夫言官
論事之體一人發言則諸僚僉議參伍得實然後
啓達蓋所以重其事而慎之也廷臣論 啓有何
大段忙急臣亦非謂斷不可論也徐待同僚齊會
論議歸一然後為之不過遲一兩日而權鑊執滯
乃爾臣竊未曉其意也大抵不為己甚聖人之訓
也論人之罪輕重低昂自有恰當道理一人之身
一時之罪豈可每每提起廷臣所犯臣實未知顛
末設令果有其事前已重被罪罰經久叙復之後
得一冗散軍職而又復論劾則無乃近於己甚乎

噫言官彈論豈宜容易自彈論者獲之只是一開口一舉筆之為耳自被彈者言之實為前程之累一生之深恥其間或有因誤聞者或有挾私憾者故居要路者每有快意市權之便而蔭武微官常懷怵迫無聊故臣常自戒於心自忝言地以來絕不敢縱意搏擊雖緣稟性罷軟實是素志如此平生與廷臣元無半面之分豈敢有一毫顧藉只欲論事詳審而已同僚不亮臣意忙忙急急猶恐其緩却一日竟至惹起鬧端而後已吁亦異矣臣以駑劣無似忝居諫長曾無一事報效而見輕同

僚言未取信前後引避瀆擾於哀疚之中臣誠慙
懼無以抗顏朝列且同僚既已引避充不可冒居
請命適斥臣職

谿谷先生集一十一





卷之九

九